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

18/10/2026

《傳道書》與《異鄉人》

余啟民牧師



最近，梁朝偉在看完電影《超風》後分享觀後感，談到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（Albert Camus）的名作《異鄉人》。其實，我的英文名字也叫 Camus，十多年前讀這部小說時便非常受觸動。卡繆在《異鄉人》中沒有使用艱澀難懂的哲學術語，而是透過一個簡單的故事，讓人直面人生的「荒謬」。

小說裡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情節：主角莫梭的鄰居薩拉曼諾養了一隻老狗。他每天帶狗散步時，總在街上打罵牠，人與狗藉著一條狗繩互相角力，永無休止。然而有天老狗走失了，按理說，薩拉曼諾終於能從這段荒謬無意義的牽扯中「抽身解脫」，但他卻顯得無比憂傷。人性就是這樣矛盾 —— 我們常在擁有時抱怨，卻在失去時痛哭。

更諷刺的是主角莫梭自身的命運。他在熾熱的陽光照射下，因一時的眩暈與失控開槍殺人。當他在法庭上坦白自己「只是因為太陽太刺眼」時，整個世界都不願相信。法官、檢察官與大眾強行給他套上各種複雜的殺人動機，甚至拿他在母親喪禮上沒有流淚來證明他是個冷酷的惡魔。世界無法接受偶然與無常，於是強行用自以為是的邏輯，去解釋一個我們根本無法完全掌控的世界。

這種「日光之下」的刺痛感，是否也常出現在我們的信仰與生活中？

我們努力追求穩定的生活，卻可能突如其來面臨大病；我們用盡全身力量去愛，卻可能換來無法理解的分離。甚至在教會群體中，當苦難臨到弟兄姊妹時，我們有時也會像《異鄉人》裡的法官一樣，急著為上帝的沉默與人的苦難找尋一個「合理的神學答案」，卻無意中忽略了人性最真實的脆弱與痛楚。

《傳道書》的作者，早已道破了這份沉重。他在書中重複了二十九次「日光之下」。在希伯來文中，「虛空」（Hevel）真正的意思是「蒸氣」或「霧氣」—— 看得見，卻抓不住；想用力握緊，卻隨風散去。卡繆在日光之下看到的是世界的冷漠與了無意義，因而主張人只能靠孤勇去對抗荒謬；但《傳道書》卻在相同的烈日下，為我們指引出另一條超越的路。

《傳道書》告訴我們：日光之下的萬事，確實無法全憑人類的智慧去透視與掌握；「日光之下無新事」，我們的理性與掌控終究有限。然而，日光雖然刺眼，太陽卻非宇宙的頂端。

信仰的寶貴，不在於基督教提供了一套能解答世上所有苦難與荒謬的「完美標準答案」；信仰的寶貴，在於讓我們坦然承認自己只是有限的人。當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太陽如此刺眼、人生為何如此混亂時，我們不必像世人那樣強加理由，也不必假裝堅強。因為我們知道，那位造太陽的主，已經親自走進了日光之下。耶穌基督親自體會過無常、背叛與不被理解的孤獨。當我們把無法掌控的人生交託給祂，荒謬就不再是無可奈何的終點，而是謙卑尋求上帝恩典的起點。

弟兄姊妹，若您最近也感到疲憊，覺得生活就像在日光之下抓取蒸氣，請容許自己停下腳步。不必急著為每一個「為什麼」強求答案，只需將您的困惑與眼淚，安放在那位超越日光卻又深愛您的天父手中。在祂的愛裡，我們終能找到超越荒謬的平靜與安息。